

挤奶女的罗曼史

张 英 伦 等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蒋万景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6)

挤奶女的罗曼史

张英伦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509,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0

统一书号: 10102·969 定价: 1.85元

目 录

音乐家的生活

……………〔瑞士〕赫尔曼·黑塞著 胡其鼎译(1)

卡尔与安娜

……………〔德国〕莱昂哈德·弗兰克著 韩世钟译(146)

挤奶女的罗曼史

……〔英国〕托马斯·哈代著 汪义群 沈培锴译(204)

重返海法

……〔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著 鄧溥治译(295)

苏霍多尔

……………〔俄国〕伊凡·蒲宁著 戴 驄译(332)

白色蜥蜴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著 金丕良译(398)

野性的呼唤

……………〔美国〕杰克·伦敦著 林之鹤译(503)

附录:

从“黑塞热”谈起

——介绍一位现代德语作家……………胡其鼎(587)

蒲宁和他的《苏霍多尔》……………钱善行(593)

维任诺夫和《白色蜥蜴》……………樊 石(601)

音乐家的生活

[瑞士]赫尔曼·黑塞著

胡其鼎 译

第一章

当我置身局外来回顾过去时，我这一生看来并不特别幸运。可是我更没有理由说它不幸。尽管我自己有过种种过失。更何况这样地去探究幸运抑或不幸，毕竟也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比所有比较快活的日子更难割爱。如果说，人生一世就在于接受不可逆转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去饱尝一番滋味，并且除去外来的命运以外，再去争得一个内在的、更加真实的、并非偶然的命运，那末，我的一生就不算可怜，也不算糟糕。如果说，外来的命运是众神安排的，不可逆转的，人人都要承受，而我也同样承受了，那末，我的内在的命运则是我自己创造的作品，或苦或甜都是专为我一人受用的，并且也应由我一人对它负责。

少年时，我常常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诗人。假如我当真成了一个诗人，我决不会抵制这样的诱惑，一定要沿着自己的人生之路，返回到童年时代朦胧的阴影里去，返回到惹人喜爱的、被精心保护着的、我最早的记忆的源泉中去。但是，这份产业对我来

说是非常可爱、非常神圣的，我怎么也不想去糟蹋它。关于我的童年，我只想说，它是美好的，快活的；我得到了这样的自由，可以自己去发现自己的爱好和才能，为自己创造内心深处的欢乐与痛苦，并且把未来看作希望，看作由我自己的力量所争得的前途，而不是看作由上界陌生的力量所作的安排。我就这样不受影响地度过了学校生活：一个不得宠的学生，天赋不高，但却文静，由于我显然不能容忍别人对我施加任何有力的影响，最后人家也只好对我听之任之了。

大约从六、七岁时起，我就领悟到，在一切无形的力量之中，注定了要牢牢地攫住我并主宰我的便是音乐。从那时起，我便有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外桃源，自己的天宇，谁也夺不走，谁也无法缩小它的疆域，我也不想同任何人分享。我那时就是一个音乐家，虽说我在十二岁以前不曾学过任何乐器，也不曾想到过日后要靠作曲来谋生。

从那时以来，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因此，当我现在回顾既往时，便觉得自己的一生并不丰富多样，而是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对准了唯一一个星座确定了航向。不论我过得是好是坏，我的内心生活始终没有变化。尽管我长时期在陌生的水域上漂浮，不曾接触过任何一份乐谱和任何一种乐器，可是，在我的血液里和嘴唇上，时时刻刻有一支旋律，在我的呼吸中和生命里，时时刻刻有一种节拍和节奏。尽管我那样急切地通过另外一些途径去寻找拯救、忘却与解脱，尽管我那样渴望上帝、知性与和平，然而，我始终只是在音乐中找到这一切。这并不需要你非成为贝多芬或者巴赫不可，因为，只要世界上有音乐，只要一个人的身心能够时时被节拍所打动，被和声所渗透，这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不断地得到莫大的安慰，就意味着有了活下去的理由，而不论生活是什么模样。呵，音乐！当你想起了一支旋律，你无声地歌唱它，只是在内心里歌唱它，你的全身心都沉浸在其中，它占有了你的全部力量和激情，当它活跃在你身上的那一瞬间里，它消除了你内心里偶然的、恶的、粗俗的、哀伤

的一切，它使世界同你协调一致，它使沉重的变得轻盈，给僵化的插上翅膀！一支民歌的旋律能够做到这一切！首先是和声！象在连续不断的钟声里的、由纯真的音响汇成的每一个优美声音，就已经陶醉并愉悦了你的情感，每添加一个音符，这协和感便随之加强，它有时会使你心花怒放，使你的心灵因喜悦而颤抖，这是任何别的欢乐都做不到的。

各个民族的人们和诗人都曾梦想过真正的极乐境界，都曾作过种种的想象，依我看，聆听天体的和声始终是其中最高远最深邃的一种。我的最深沉最灿烂的梦曾经掠过这一境界——在心脏跳动一次的瞬间内，听到宇宙和一切生命的总和彼此处在神秘的、固有的和谐关系之中所发出的协和音响。真可叹哪，既然每一首最短小的歌，每一曲最简单的音乐都如此明确地宣讲：纯真、和谐、清音的协和游戏开启了天国的门，生活又怎能如此混乱、嘈杂而又虚假，在人们中间又怎能只有谎言、邪恶、嫉妒和仇恨！既然我本人虽有良好的愿望却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化为一首歌，一曲清音，我又怎能责备别人，对别人发怒啊！我确实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个性急的规劝者，感觉到了想要听到一种纯真的、喜人的、蕴含极乐的音响由渐强而渐趋消失的那种急切愿望；但是，我的生活却充满意外遭遇和不协和的音响，不论我面向何方，不论我在何处敲击，我从未听到过纯真的、清晰的回声。

不再谈这些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是为谁写下这些篇页的？事实上又是谁有如许多的力量控制着我，能让我作这番自白，并冲破我的孤寂？当我眼下思考这一点时，我不由得吐出一位可爱的女性的名字，她不仅同我的一大段经历和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我来说，她是高于一切的星星和神圣的象征。

第 二 章

在学校的最后一、两年内，当我的同学们都开始谈论他们未来的职业时，我才考虑起这件事情来。我本来还没有想到要把音

乐变成我的职业和谋生之道，可是我又想不出任何能给我以欢乐的其他职业。我父亲所建议的经商或者别的工作，我概不反对，只是觉得无可无不可。但是，由于我的同窗学友都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感到骄傲，或许一个内心的声音也在劝告我，于是我感到，把本来就占据着我的思想、并唯一给我以真正欢乐的音乐作为我的职业是合宜的、正确的。有利的条件是，我十二岁那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在一位良师的指导下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的父亲越是反对，越是怕看到自己的独生子将成为艺术家并从事这种没有把握的事业，我反倒越是打定了主意。还有我的老师，他很喜欢我，竭力支持我实现自己的愿望。末了，我父亲让步了，但他要求我在学校再呆上一年，目的只是为了考验我的耐性，同时还希望我能够改变初衷。我以相当的忍耐力熬过了这一年，在这期间，我的志向只是更坚定了。

在这最后的一学年里，我头一回恋爱，爱上了我家朋友圈子里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不常去见她，也未曾热烈地追求过她，然而，初恋的甜蜜激情给我愉快也给我烦恼，好象是做着一场梦。在这段时间里，我成天既想着我的音乐，又想着我的爱情，兴奋激动，夜不能寐。我头一回有意识地记住了灵感式的在我心中产生的旋律，那是两首短小的歌，我试着把它们记到谱面上。这使我羞怯，又使我心中充满乐趣，我几乎全然忘却了嬉耍人的爱情带来的阵阵悲痛。其间，我听说我所爱的人在学声乐，我热切地想听到她的歌声。几个月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那是在我双亲于家中举行的一次社交晚会上。大家请这位漂亮的姑娘唱歌，她一味推辞，最后还是依从了，我则怀着十分急切的心情等待着。一位绅士用我家窄小的钢琴给她伴奏，弹了几小节，她便放声唱了起来。唉，她唱得真糟，糟透了！还在她唱歌的时候，我的惊惶与痛苦就已经变成了同情，随后变成了幽默，从那以后，我便摆脱了这次恋爱。

我有耐性，不算不勤奋，但不是个优秀学生。在最后一学年里，我很少用心努力，那原因不是由于怠惰，也非由于恋爱，而

是因为我耽于年轻人的白日梦，处于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精神状态之中，感觉和思想全都迟钝，这种状况有时突然被有力地突破，那也只是在我沉浸于早熟的创作乐趣中的美妙时刻里，一如被以太所笼罩。逢到此种时刻，我便感到自己置身于水晶般纯净的氛围之中，既不能耽于梦幻，也不能无所事事，所有的感官都变得敏锐了，警觉地窥伺着。在这些时刻里所产生的东西并不多，也就是十来支旋律和若干和声的雏型。但是，我从不忘怀这些时刻里那种纯净的、几乎是清冷的氛围，以及为了赋予一支旋律以恰到好处的好处、不会有第二种的、不再是偶然的运动和结束而聚精会神的状态。我并不满足于这些微小的成绩，从不认为它们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别的什么比这些心底透亮、凝神创作的时刻重新归来更值得渴慕，更意义重大了。

此外，我也有沉溺于梦幻的时日：在小提琴上即兴演奏，陶醉在转瞬即逝的奇想和活跃多变的情绪之中。我不久就认识到，这不是创作，而是游戏与放浪，我必须加以防止。我也觉察到，耽于梦幻和尽情享受那些醉人的时刻是一回事，明确而无情地象对付敌人似的同形式的奥秘搏斗又是另一回事。我当时已经多少觉察到，真正的创作是孤寂地进行的，它要求于我们的是减去了生活的快乐后所剩下的东西。

我终于自由了，离开了学校，告别了父母，成为首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本来怀着莫大的期望，相信自己在音乐学院会成为一个优秀生。令我痛心和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要跟上各门课程，我都很吃力。在我现在非上不可的钢琴课上，我简直是在受罪。过不多久，全部学业就象一座难以攀登的大山横在我的面前。我虽然没有想到退却，可是我失望了，迷惘了。我现在才认识到，我尽管谦虚谨慎，却仍把自己看作是某种天才，并且大大低估了在通往艺术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困难和需要付出的辛劳。此外，我对于作曲已经兴味索然，因为现在即使在做微不足道的练习时，我眼前也是一座座规则与困难的大

山，我所学到的便是完全怀疑自己的知觉与感情，再也说不清自己心中究竟还有没有天赋的闪光。我于是变得胸无大志，低首下心，忧愁悲伤，我做作业时就象自己在营业所里办公或者在其他学校里学习一样，勤勉用心，但毫无乐趣。我不敢叫苦，至少在家信里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我只好暗自失望地沿着已经踏上的路继续走下去，希望自己至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小提琴师。我练啊练啊，忍受着教师们的粗言恶语和讥诮挖苦，目睹另外一些学生轻而易举地突飞猛进——我原先是不相信他们有这等能耐的——自己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目标，因为小提琴学习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好到能使我引以自豪，并立志成为提琴演奏大师的地步。看样子我费尽心血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名可以派派用场的手艺匠，在哪个小乐队里当一名差强人意的小提琴手，既不会出丑，也不会出名，仅能赖此糊口罢了。

我曾经热切地盼望着它的来到，也曾将对自己的一切许诺都寄托于它的这段时间竟是如此这般，音乐的精神离弃了我，我走在一无欢乐的道路上，没有音响也没有节拍地消磨时日。这在我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到处寻找欢愉、激昂、光辉和美，我找到的只是要求、规则、作业、困难和麻烦。偶获一二乐思，不是平庸而又落俗套，便是明显地违犯艺术规则因而毫无价值。于是我把所有远大的抱负和希望统统收起。我已是成千上百这样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凭着年轻人的大胆狂妄去接近艺术，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时候，他们便力不从心了。

这种状况延续了大约三年，我那时已是二十岁出头的人了。我显然选错了职业，只是羞于认错和出于义务感才在这条已经开了头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不知何谓音乐，只知道手指练习、困难的作业，和声学里的犯规，以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钢琴课。那位钢琴教师是个尖酸刻薄的人，不论我怎样努力，他都认为我只是白费光阴。

若不是旧日的理想还存留在我的心中，我满可以在这些年里尽情地寻欢作乐。我既自由，又有朋友。我青春年少，相貌漂亮，

身强力壮，又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但这一切我仅仅短暂地享受一段便作罢；我有过愉快的时日，谈情说爱，开怀畅饮，假期旅行。但是，这不可能使我得到慰藉，不可能使我放弃自己的义务，而首先来享用青春年华。不知什么缘故，在这些个无备的时刻里，我会悲痛地思念已经沉落的艺术家的星座，要我忘却和麻醉自己的失望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只有一次我做到了这一点。

这是我愚蠢的青年时代中最愚蠢的一天。我当时在追求著名声乐教师H的一名女学生。她的情况同我相类似，也是抱着莫大的希望而来，找到了严格的老师，但不习惯于这样的苦学苦练，末了甚至认为连自己的嗓子都变坏了。她天性轻浮，向我们男生卖弄风情，能把我们大家弄得颠三倒四，不过象我们这样的人自然不多。她具有火热的、生气勃勃的、艳丽的，但很快就会枯萎的美。

这位美少女名叫莉狄，每逢我见到她时，总被她那种天真的媚态所迷惑。我对她的爱慕之情从来只是短暂的，我常常完全把她忘怀，但每当我在她身边时，我又被痴爱弄得昏头昏脑。她要弄我，一如耍弄别人那样；她迷惑我们，一边享受着她自己魅力，沉溺于青春期好奇的情欲之中。她非常之美，但只是当她说活和活动的时候，当她用热情而低沉的声音大笑的时候，当她跳舞或者拿她的爱慕者的嫉妒心来取乐的时候。逢到参加社交活动时，如果我在那里见到了她，回来后总要笑自己，并且承认象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认真地去爱这个讨人喜欢的、轻率地对待生活的姑娘的。但有时她能用一个手势，一句悄悄话弄得我六神无主，使我在她的寓所附近狂热地徘徊到深更半夜。

当时，我有过一个短时期陷于狂乱和半是被迫的放纵。在过了一段颓丧和消沉的日子以后，我的青春要求兴奋激越和刺激陶醉，于是，我就和几位同年的学友去寻找欢乐与消遣。人家把我们看作是贪图玩乐、放荡不羁，甚至是危险的捣乱分子，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我个人的实际。我们在莉狄和她的朋友的小圈子里享有英雄的名声，尽管名不副实，却使我们心里甜滋滋的。这

种活动，究竟有几分是真正的青年人的欢乐，有几分是自我麻醉的需要，我今天已经难以判断了。如果有过分的地方，我也已经付出了代价。一个冬日，学校没有课程，我们一起出城，总共八到十个年轻人，包括莉狄和她的三位女友在内。我们带着雪橇，这在当时还只是儿童的玩具。在多山的市郊，我们寻找可以当作良好滑雪跑道的公路和山坡草场。这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气不算太冷，太阳间或露头十五分钟光景复又隐去。强劲的气流散发着雪的气味，妙不可言。白色的背景衬托着姑娘们鲜艳的衣裳和头巾，使她们显得分外妖娆。凛冽的寒气令人陶醉，在这样清新的空气中做剧烈的运动，真是其乐无穷。我们这十来个人心情愉快之极，互相打趣、戏谑、捉弄，用雪球回敬，并演成一场小仗，直到大家都玩热了，浑身上下是雪，需要休息一会时方才罢休，接着，又重新开始。我们用雪堆了一个大城堡，随后围攻它，不时地从一个山坡草场上乘雪橇冲下来。

经过这一阵冲锋陷阵，已到了中午时分，我们大家都饿得要命，便去寻找并找到了一个村子和一家挺不错的客店。我们让人煮这个，煎那个，占据了钢琴，唱啊，吼啊，又要了葡萄酒和格罗格酒^①。酒菜端上来了，我们狼吞虎咽，开怀畅饮，然后，姑娘们要来咖啡，我们则喝利口酒。小房间里一片喧闹，个个都昏头昏脑。我一直呆在莉狄身边，她今天大发慈悲，特加恩宠于我。在这兴奋快活、如醉若狂的气氛中，她显得格外娇媚，一双大眼睛熠熠闪闪，对一些半是勇敢、半是提心吊胆的温存举动也听之任之。我们开始做问答游戏，输了的人在钢琴上模仿某个教师，或者接吻，接吻的次数和方式要按规定，还得让大家瞧着。

当我们兴高采烈、吵吵嚷嚷地离开客店回家的时候，还只是下午不太晚的时候，可天色已经有点暗下来了。我们又象野孩子一样在雪地里边走边打闹，不慌不忙地穿过悄悄降临的黄昏返回城里。我仍呆在莉狄身边，以她的骑士自居，当然遭到了别人的

① 一种用朗姆酒或烧酒加糖和热水调制成的烈酒。

反对。我让她坐在我的雪橇上跑了一段路程，别人一再用雪球进攻，我便竭尽全力保护她。后来他们不再理会我俩，每位姑娘都找到了同伴，只有两个小伙子孤单单走着，又打趣又挑衅。我从来未象那几个小时里这等激动、这等疯狂地爱过；莉狄挽着我的臂膀，听任我在并肩行走时悄悄拉她更贴近我一些。她时而对着苍茫暮色喋喋饶舌，时而幸福地、我觉得她是满怀期望地在我身边沉默着。我心急如焚，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至少要尽可能久地保持这种亲昵的现状。离城不远时，我建议再绕一段路。由于没人反对，我们便拐入一条景色极佳的山道。它呈半圆形，下临深谷，到了最高点，可远眺河谷和城市，城里，行行街灯和成千红灯在闪亮。

莉狄还一直挽着我的臂膀，逗我说话，笑着领受我的狂热的感情，看来她自己心里也很激动。当我轻轻用力拉她贴近我，并想吻她时，她挣脱了，跳到了一边。

“您瞧，”她喊道，深深吸了一口气，“让我们滑到下面的草场上去！难道您害怕了，我的英雄？”

我往下一看，吃了一惊，下坡路这么陡，怎能莽撞地滑下去，我顿时感到害怕了。

“这不行，”我不假思索地说，“天也太黑了。”她马上对我发起脾气来，讥笑我，骂我胆小鬼，扬言说，要是我胆怯不敢一起滑，她便独自一人滑下这斜坡。“当然会翻倒的，”她笑着说，“不过这也是滑雪时最开心的。”

她一味这样地激我，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

“莉狄，”我小声说，“咱们滑。要是咱们翻倒了，您就用雪抹我，要是顺利地滑到底下，我可是要报酬的。”

她只是笑，并坐到了雪橇上。我瞧着她那双眼睛，那里面闪耀着热情和快乐的光芒。我坐在前面，吩咐她抱住我，便往下滑去。我感觉到她如何抱住了我，两手交叉在我的胸前，我还想对她说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坡度是那么陡，我觉得我俩是腾空坠了下去。我立即想用两只鞋跟去撑地面，停住或者翻倒，因为我心

里突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生怕莉狄会出什么意外。可是已经太晚了。雪橇呼啸着一下子下了山，我只感到一阵被铲起的冰冷刺骨的雪的巨浪扑打在脸上，又听得莉狄惊叫一声，便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的头好象挨了一把打铁的锤子狠狠的一击，身上什么地方象刀割似的疼痛。我最后的感觉是寒冷。

这次短促而飞速的滑雪，使我为自己青春的欢乐和愚蠢付出了代价。从此以后，我对莉狄的爱情连同其他许多东西都一概失去了。

出事以后别人如何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我倒是免于目睹了。对其余的人来说，这可是痛苦的时刻。他们听到了莉狄的叫喊声，笑着，说着打趣的话从山上向山下的黑暗里走去，末了，他们看出发生了祸事，吃力地下得山来，过了片刻才由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状态转为现实的思考。莉狄面色煞白，处于半昏迷之中，可是一点也没有受伤，只是手套破了，白皙细嫩的手破了点皮，出了点血。他们把我抬走了，都以为我已经一命呜呼。我撞在一棵苹果树或梨树上，雪橇碎了，我的腿骨也碎了，可是这棵树，我后来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他们以为我受了脑震荡，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我的头部受伤，大脑也受影响，在医院里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知觉，可是伤口愈合了，大脑也恢复过来了。相反，多处骨折的左腿却未能恢复正常。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个瘸子，只能跛足而行，再不能迈开大步，更不能奔跑和跳舞了。这个意外的结果，使我的青春转向一条通往沉寂之乡的道路。我踏上了这条路，心中不无羞愧与反抗。但我毕竟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有时我觉得，如果我一生中错过了那天晚上的滑雪及其后果，我反倒不情愿哩！

我这样讲的时候，自然很少想到那条断腿，我想得更多的，是那次灾祸所带来的另一些更会令人愉快和高兴的后果。不管是由于灾祸本身，由于它带来了恐惧，使我看到了黑暗世界，还是由于长期卧床，由于清静与思索了数月之久，不管怎样，这次医疗疗养对我是有益的。

那次长期住院之初，就说是第一个星期吧，那情形已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大部分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即使完全清醒以后，也是软弱无力，任人摆布。我母亲来了，在医院的病床旁守着我，寸步不离。当我望着她，同她说上几句话的时候，她显出愉快的、几乎是心情开朗的样子，尽管她在为我担忧，倒不怕我死去，而是怕我变成痴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有时，我们在安静、明亮的病房里长久地闲谈。可是我们的关系过去不很亲切；我同我父亲却要亲近得多。如今，她由于同情，我则由于感激而心软了，都准备宽容和解，但是，我们两个过去一直互相期待却又懒于承认，年深月久，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亲切感虽然复萌，我们却难以启口，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我们满意地互相望着，那些事情却没有说出口。她又成为我的母亲，因为我卧病在床，她可以看着我并照料我；而我又怀着孩子的感情望着她，暂时忘记了其余的一切。后来自然又恢复了早先的那种关系，我们都避免多谈这段养病的日子，因为这会使我们两个都感到窘迫。

我逐渐地开始了解自己的状况，由于发烧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也显得心平气和，医生便不再对我保密，而是告诉我，这次摔伤将在我身上留下永久性的纪念。我眼看自己尚未自觉享受过的青春被腰斩了，变得惨淡了，并且不得不每时每刻地使自己甘心于落得这样的结局，因为我还得卧床三个月之久。

我于是费尽心思去想象自己的处境，力图描绘出自己的未来，可总是茫然得很。思考过多，对我还是不合宜的；我总是没多久就疲倦了，走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生理状况使我摆脱恐惧与绝望，硬逼我静心疗养。然而，这次不幸事故始终在折磨我，白天数小时加上半夜的时间，但我还是想不出任何称得上是安慰的法子来。

一天夜里，我太太平平地睡了几小时以后又醒来了。我仿佛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梦，便力图将它回忆起来，可是徒劳。我感到自己的心情出奇地轻松和舒坦，似乎我已经消除了一切不快，已经从中脱身出来。我就这样躺着，想着，感觉着身心复元和得

到解救的时候，一支旋律飘浮在我的唇间，几乎是无声的，我便继续哼下去，再也停不下来，我久已感到陌生的音乐，象一颗突然显现的星星又在俯视着我，我的心合着它的拍子跳动，我的全部生命力又旺盛了，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不是我意识到的，而是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仿佛合唱队的低吟声从远处向我传来，悄然渗入我的身心。

我怀着这种五内清新的感觉复又入睡了。翌日晨，我感到心绪甚佳，无半点抑郁，这是很久以来未曾有过的状况。母亲察觉了，便问是什么使我这么高兴。我思索了片刻后对她说，很久以来，我从未想到过自己那把小提琴，眼下，我突然想起它来了，这使我心里高兴。

“你可是还得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拉提琴啊！”她说话的声音里有几分担心。

“没关系，即使永远不能拉琴也没关系。”

她不懂我的意思，而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她觉察到我的心情较以前好了，而且在这种无缘无故的欢快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什么不测。几天以后，她又小心翼翼地开始谈那件事情。

“你的音乐究竟学得怎样了？我们觉得你好象对它兴味索然了，父亲也已经同你的老师们谈过了。我们不想劝你放弃，至少现在不想这么做——不过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你选择错了，而又愿意放弃的话，那你就应当放弃，不要因为倔强或者面子上下不来而硬拖下去。你的意思呢？”

这时，我又突然想起了过去这一段孤独而失望的日子。我尽可能地把以往的情形告诉我母亲，她似乎也明白了。我说，现在我又看清了我的目标，无论如何也不愿就这样放弃它，而首先是要学到毕业。这件事情暂时就这样了。在我的心灵深处，在我母亲看不到的地方，充满着甜蜜的音乐。不论我现在能否在小提琴演奏上取得进步，我却又听到世界象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似的在奏鸣，我知道，除去音乐之外，对我来说，再无其他福祉了。如果由于身体状况永远不能拉提琴了，那我就不得不放弃，也许得另

找一个职业，譬如去当商人；但是，这一切并不太重要，即使当了商人或者别的什么，我对音乐的感受力也不会减弱，我将在音乐中生活和呼吸。我又将进行作曲！我高兴地寄于希望的，并非如我对母亲讲的是小提琴，而是作曲，是要创作的强烈欲望。有时，我又感觉到清风习习的纯净氛围，以及自己头脑清醒，专心致志，一如先前在我的最佳时刻里那样，我也感觉到，相形之下，一条瘸了的腿和其他厄运都是无甚妨碍的。

由此起，我便成了一个胜利者，尽管自那以后我常常希望自己又复体格健全并能去享用青春的欢乐，又怨又羞又恼地憎恨和诅咒自己成了瘸子，但是，这份苦恼从未经而易举地使我无力承受，因为总有什么在使我得到安慰和补偿。

我父亲有时也乘火车到这里来看母亲和我，由于我早已好转，一天，他便把母亲接回家去了。最初几天，我觉得有点孤单，又感到惭愧，因为我不曾更加倾心地同母亲交谈，对她的想法和忧怨也了解得太少。可是，那另一种感情却充满了我的心，因此，好意抚慰和同情我母亲的想想法便退居次位了。

有人来探望我，这颇出乎我的意料；此人于我母亲在时始终不敢露面。那是莉狄。见到她，我惊讶不已。刚见面的那一瞬间，我根本不曾想到不久前我曾那么贴近她，那么爱她。她十分窘迫，怎么也掩饰不住，她怕见我母亲，甚至担心会送她去法院，因为她知道自己对我这次不幸遭遇负有责任。她慢慢了解到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根本不会牵涉到她，她于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有一点失望之感。这个姑娘虽说有许多坏心眼，但这个事件，这个惊心动魄的不幸事件毕竟使她的女人的良心感到内疚。她甚至几次三番地使用了“悲惨”这个字眼，可我听止不住笑了起来。她根本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心情开朗，很少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放在心上。她原来打算请我原谅，如果我原谅了她，那就会使我，她的情人，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场面，她便又成了胜利者，可以重新征服我的心。

见到我如此愉快，见到她自己既不会受谴责，也不会受控告，

对于这个蠢丫头来说，可真是不小的宽慰。但她并未由于得到宽慰而高兴，她愈是感到宽心，她在这里时心中的惧怕愈是消减，我对她却愈发沉默和冷淡了。此外，我又把她同这桩不幸事件的关系看得那么微不足道，而且似乎已经忘了同她有什么瓜葛，因而抑制了她的感情，使她想道歉而无从开口，并把她原来想看到的一场好戏全给破坏了，这可是大大伤了她的心。尽管我彬彬有礼，她还是发现，我根本不再爱她了，而这正是最糟的，如果我失去了双臂和双腿，可我仍旧在追求她，而她呢，虽然不爱我，也不会给我幸福，但可以从我对她的深情思恋中得到满足，我越是可怜巴巴，她就越是得意洋洋。但实际并非如此，她也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看到，在这位怀着怜悯之心前来探望病人的小姐那张漂亮的脸上，温暖和同情渐渐减退，乃至消失。末了，她絮语话别，起身离去，却再也没有来过，尽管她口口声声说过还要来探望我的。

眼看着早先的恋爱变得分文不值，变得又滑稽又可笑，我的内心越是痛苦，我的自信心越是受到伤害，这次来访却越是使我感到愉快。我头一回毫无激情地不戴玫瑰色的眼镜去看这位美貌迷人的姑娘，并且觉察到自己过去根本不了解她，这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几个星期以前我还在热烈追求的这位姑娘，如今在我眼前竟完全成了陌生人；如果有人把我三岁时抱过、爱过的玩偶给我看，那陌生的感觉和感情的变化使我惊讶的程度是远不如现在这种情况的。

那个星期日一起去冬游的伙伴当中，有两人来探望过我几次，但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发觉，当他们见我的情况渐渐好转，又听我说，请他们千万不要再送什么东西来时，他们都感到宽心了。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件奇怪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悲楚而又奇特的印象；在这青春岁月中曾经属于我的生活的一切，都离开了我，变得同我格格不入了，最后都消逝了。我突然看到，这些年来我的生活是多么悲哀，又是多么虚假，因为这些年来，爱情、朋友、习惯和欢乐就象我身上的破衣烂衫似的被扔掉了，